

<<摧魂者>>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摧魂者>>

13位ISBN编号：9789866285578

10位ISBN编号：986628557X

出版时间：2010/04/06

出版公司：商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瑟巴斯提昂·費策克 / Sebastian Fitzek

页数：320

译者：姬健梅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摧魂者>>

前言

內文試閱 我不害怕死亡，只不過，當死亡發生時，我不想到場。

- - 伍迪·艾倫 恐懼前七十一日 病歷資料編號131071/VL第一頁起 幸好一切只是一場夢。

她並非全身赤裸，她的腿也並沒有被固定在一張中古時期的婦科診療椅上。

那個瘋子在一張生鏽的邊桌上整理他的工具，當他轉過身來，她起初認不出他那沾滿是血跡的手裡拿著什麼，等她認出了那樣東西，她想閉上眼睛，但卻做不到。

她無法把目光從那根燒紅的烙鐵上移開，那烙鐵正緩緩接近她的身體。

那個臉上有燙傷疤痕的陌生人把她的眼瞼翻了上去，用一個止血夾加以固定。

她想自己這一生不可能感受到比這更大的痛苦了，然而當那根烙鐵從她的視線中消失，而她的雙腿之間卻越來越熱，她恍然明白過去這幾個鐘頭她所受的折磨只不過是前奏罷了。

就在她以為聞到了肌肉燙焦的味道時，一切突然變得透明。

她被拖進去的那間濕冷地下室、在她頭頂上閃爍不定的鹵素燈、那張用來折磨她的椅子和那張金屬桌全都煙消雲散，只剩下一團漆黑的虛無。

感謝老天，她想，只是一場夢。

她睜開眼睛，無法理解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剛才她還置身其中的那場惡夢並未消失，只是改變了形貌。

我在哪裡？

從室內裝潢看來，這是個破敗的旅館房間。

老舊的雙人床上鋪著污漬斑斑的床單，跟褐綠色的地毯一樣髒，床單和地毯上都佈滿了香菸燒出來的小洞。

她坐在一張不舒適的木椅上，感覺得到腳底下地毯粗糙的纖維，這使得她更加恐慌。

我光著腳，為什麼我沒有穿鞋子？

又為什麼坐在一家三流旅館的房間裡，盯著一架黑白電視模糊不清的螢幕？

這些問題像撞球桌上的彈子一樣在她腦中撞來撞去。

驀地她全身一顫，彷彿有人揍了她一拳，然後她望向嘈雜聲的來源，望向房門。

房門震動了一下，又再震動了一下，最後終於砰地一聲打開了。

兩名警察衝了進來，她能看出他們都身穿制服，配有武器。

起初他們把武器瞄準了她的上半身，但隨即慢慢垂下持武器的手，臉上緊張戒備的神情也一轉而為不知如何是好的震驚。

「該死，這是怎麼回事？」

「她聽見個頭較小的那名警察在問，剛才是他踹開了門，頭一個衝進房裡。」

「叫救護人員來！」

「另一名警察大吼：「找醫生來，我們需要急救人員！」

感謝老天，在短短幾秒鐘之內她再度這麼想。

她害怕得幾乎無法呼吸，渾身疼痛，身上有排泄物的味道，再加上她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來到這兒的，這一切讓她簡直要發瘋。

不過，畢竟有兩位警察站在她面前，並且要求醫護人員前來協助。

事情聽起來不太妙，但無論如何好過那個手持烙鐵的瘋子。

幾秒鐘之後，一名禿頭的急救醫師衝了進來，在她身旁蹲下，他耳上戴了個耳環。

顯然警方在出動時就已經叫了一輛救護車同行，這也不是個好兆頭。

「妳聽得見我說話嗎？」

「聽得見……」她回答那醫生的問話，醫生臉上有一對深深的黑眼圈，彷彿像是紋上去的。

「看樣子她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不，不，我知道。」

她想舉起手臂，可是她的肌肉不聽使喚。

<<摧魂者>>

「妳叫什麼名字？」

「醫生從襯衫胸前的口袋裡拿出一個原子筆形狀的手電筒，照了照她的眼睛。」

「凡妮莎，」她沙啞地說，隨即又加了一句：「凡妮莎·史陀斯曼。」

「她還活著嗎？」

「她聽見一名警察在她身後問道。」

「該死，她的瞳孔對光幾乎沒有反應。」

而且她好像看不見我們，也聽不見我們說話，她處於極度受驚的狀態中，說不定根本不省人事。」

「這根本是胡說八道！」

「凡妮莎大喊，想要站起來，但卻連手臂都舉不起來。」

這是怎麼回事？」

她一再大聲地重複這句話，努力把話說得清楚一點，可是似乎沒有人想聽她到底在說什麼，此刻他們全都轉過身去背對著她，和一個至今她尚未看見的人說話。」

「你剛才說她在這個房間裡待了多久？」

「那名急救醫師的頭擋住了她投住房門的視線，一個年輕女子的聲音正從門口傳來：「至少有三天了，說不定更久。」

她住進來時我就覺得這個人有點不對勁，可是她說不希望別人打攪。」

「這女人在說什麼鬼話？」

凡妮莎搖搖頭。」

我才不會自願在這種地方過夜，一個晚上也不會！」

「本來我也不會去叫她，要不是房間裡傳出來的喘息聲越來越大，還有……」 「你們看！」

「那個矮個子警察的聲音在她耳邊響起。」

「什麼？」

「那裡有件東西，就在她手裡。」

「凡妮莎感覺到醫生撥開了她的手指，小心翼翼地用鑷子從她左手裡取出了一樣東西。」

「那是什麼？」

「那名警察問道。」

她跟房間裡其他的人一樣吃驚。」

凡妮莎根本沒發現自己手裡拿著東西。」

「是一張便條紙。」

「醫生打開了那張對折的紙條。」

凡妮莎轉了轉眼球，往那張紙條瞄了一眼，卻只看見一些她看不懂的字，紙條上寫的是一種她完全不認得的外國文字。」

「上面寫什麼？」

「另一名警察從門口往裡問。」

「真奇怪，」醫生皺起了眉頭，唸道：「買這樣東西只是為了馬上再把它扔出去。」

「天哪！」

那名急救醫師毫不遲疑地唸出了紙條上所寫的字，這使得她所身處的這場惡夢更為恐怖。」

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完全喪失了溝通的能力，此刻她既無法說話，也無法閱讀，而她隱隱覺得自己甚至也無法寫字了。」

醫生再一次用手電筒照射她的瞳孔，突然之間她的其他感官似乎也都麻痺了：她不再聞到自己身體發出的臭味，不再感覺到赤腳踩著的地毯，只感覺到心中的恐懼越來越深，而周遭嗡嗡的人聲越來越小。」

因為醫生才把紙條上那句話給唸了出來，一股無形的力量就攫獲了她。」

「買這樣東西只是為了馬上再把它扔出去。」

「一股力量向她伸出了冰冷的手，把她往上拉，拉回那個她這輩子再也不想看見的地方，那個她幾分鐘前才離開的地方。」

那不是一場夢。」

<<摧魂者>>

到底是不是呢？

她想向那個醫生示意，可是當醫生的輪廓逐漸模糊，她漸漸瞭解了這是怎麼回事，赤裸裸的恐懼擄獲了她。

那些人確實沒聽見她說話，不管是那個醫生、那名女子還是那兩個警察都沒有辦法和她說話，因為她從不曾在這個旅館房間裡醒來。

相反的，當鹵素燈再度在她頭上開始閃爍，她明白了：她在開始被折磨時暈了過去。

屬於這場夢的並非那個瘋子，而是這個旅館房間，這個夢此刻在殘酷的現實中逃逸無蹤。

還是我又弄錯了？

救命啊！

救救我！

我再也無法分辨，究竟什麼才是真實的？

一切已經又變得像之前一樣。

那間潮濕的地下室、那張金屬桌、那張婦科診療椅，她被綁在那張椅子上，全身赤裸，甚至能感覺到那瘋子的呼吸。

他在向她呵氣，向她最敏感的部位呵氣，然後他那張佈滿疤痕的臉在她眼前晃了一下，那張沒有嘴唇的嘴說道：「我只是先把位置標記出來，現在可以開始了。」

他伸手去拿那根烙鐵。

今天，十點十四分 恐懼過去多年之後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你們對這段開頭有什麼看法？

一名女子從一場惡夢中醒來，隨即又陷入另一場惡夢中。

很耐人尋味，對不對？

教授從那張橡木長桌後站了起來，看著那群學生迷惘的臉。

此刻他才發現他的聽眾今天早上在選擇穿著時比他費了更多心思。

他跟平常一樣隨便從衣櫥裡拿出一件皺巴巴的西裝，當初那個店員說服他買下這件貴得要命的衣服，說這件深色的雙排扣西裝跟他的黑髮很相稱，出於一種想抓住青春的可笑心態，那時他的頭髮還留得比較長。

多年後的今天，如果他想再買件能搭配自己髮型的衣服，那就該是件灰色的西裝，有些部位業已稀疏，後面還露出一個如同僧侶剃去頭髮般的缺口。

「各位有什麼看法？

他往旁邊跨出一步，頓時感覺到膝關節一陣灼痛。

只有六名學生自願參加這個實驗，四個女生，兩個男生。

這是相當典型的組合，參與這類實驗的女性一向多於男性。

若非她們比較勇敢，就是她們更需要這筆錢，因為他在布告欄上懸賞徵求參與這個心理實驗的受試者。

「對不起，我想的沒錯嗎？

」左邊第二排。

教授看了看眼前的名單，想找出剛才發言的這位受試者叫什麼名字：弗羅里揚·威瑟，大二。

這名學生右眼下方有一個半月形的小傷疤，看樣子曾經跟人打過架，他在閱讀那段引言時用一枝削得尖尖的鉛筆凌空劃過每一行，此刻把鉛筆擱在紙上，闔上了那份檔案。

「這真的是一份醫療記錄？

」 「沒錯。

」教授好脾氣地向那個年輕人笑了一下，讓對方明白他知道對方何以如此驚訝。

其實這也算是實驗的一部份。

「烙鐵？

刑求？

警察？

請別見怪，但是這讀起來與其說是一份病歷，不如說更像是一部驚悚小說的開頭。

<<摧魂者>>

「請別見怪？」

教授已經很久沒聽見這種老式的說法了，不知道這個頭髮分得整整齊齊的大學生是否一向這麼說話，還是他們此刻身處的地點所散發出的懷舊氣息影響了他的用語。

他知道這棟建築的恐怖故事讓一些學生不敢來參加這個實驗，就算有兩百歐元的賞金也沒用。

可是刺激之處就在於此。

就在這個地方進行這場實驗，沒有什麼地方比這裡更適合，哪怕整棟建築裡瀰漫著一股霉味，而且冷颼颼的，讓他們一度考慮是否該把壁爐裡的垃圾清掉，然後升起爐火。

畢竟今天是十二月廿三日，氣溫顯然在零度以下。

最後他們租了兩台燒油的暖爐，但由於挑高的天花板，暖爐能發揮的作用有限。

「你剛才說這讀起來像一部驚悚小說？」

教授說，「嗯，這樣說其實並不離譜。」

他像祈禱般地合起雙掌，聞著起皺的指尖，他的指尖讓他想起祖父粗糙的雙手，可是他的祖父做了一輩子粗活，和他完全不同。

「各位現在拿在手裡的文件是一位醫生留在診所中的遺物，那位醫生是我的同事，一位名叫維克托·拉倫茲的心理學家。

各位在修心理學課程時應該聽說過他的名字。」

「拉倫茲？」

他不是已經死了嗎？」

一名男學生問，他是昨天才登記參加這場實驗的。

教授又看了看名單，確認那個頭髮染成黑色的男生名叫派崔克·海登。

他和他的女朋友莉蒂雅坐在一起，兩人緊緊靠著，就連一根牙線也很難穿過他們身體之間，而這主要是因為派崔克緊迫盯人。

每次莉蒂雅試圖想要多一點活動空間，他就把摟著她的手臂再圈緊一點，充滿佔有慾地把她拉回自己身邊。

他穿著一件運動衫，上面印著「耶穌愛你」幾個字，下頭則以幾乎看不見的小字寫著：「其他人都認為你是個混蛋。」

「這件運動衫派崔克之前來找他時也穿過一次，當時他是來抱怨考試得到的分數太差。」

「拉倫茲跟這件事沒什麼關係，」教授揮了揮手，「他的故事對今晚的實驗來說並不重要。」

「那什麼才重要呢？」

派崔克想知道。

他把兩條腿在桌下交叉，腳上皮靴的鞋帶沒有綁緊，好讓那條故意磨舊的牛仔褲不至於蓋過翻起來的鞋舌，免得別人看不見他腳踝上的名牌商標。

教授不禁微笑。

沒繫好的鞋帶、破牛仔褲、褻瀆上帝的恤衫，在時裝界想必有人立志要把他保守父母的惡夢變成鈔票。

「嗯，你得要知道……」教授又坐回他在長桌頂端的位子，打開一個已經磨損不堪的公事包，看來像是有隻寵物常在那上頭磨爪子。

「各位剛才所讀到的是確實發生過的事。」

我分給大家的資料就是一份事件實錄的影本。

教授掏出了一本舊記事本，放在桌上，「這就是原件。」

那本綠色的小冊子上用紅色字體寫著「摧心人」幾個字，上面有一個魅影般的男子，彷彿正頂著白茫茫的大風雪，想逃進一棟幽暗的建築。

「請不要被外在的形式給矇騙了，乍看起來這就像一本常見的小說，可是背後所隱藏的其實遠不止於此。」

他把那本大約三百頁的冊子用手指翻了翻。

「許多人認為這份筆錄是出於拉倫茲的一個病人之手，拉倫茲曾經治療過許多藝術家，其中也有些作家。」

<<摧魂者>>

」教授眨了眨眼，然後輕聲地加了一句：「但也有另一種說法。

」所有的學生都聚精會神地看著他。

「有少數人認為這是拉倫茲自己寫的。

」「為什麼呢？

」這一次發言的是莉蒂雅。

這個身穿鼠灰色高領毛衣的金髮女孩是他門下最優秀的學生，他不明白那個沒刮鬍子、在大學裡混了好幾年的男生到底哪一點吸引她，也不明白為什麼以她優異的高中畢業成績卻沒能申請到獎學金。

「這個拉倫茲把他的醫療紀錄改寫成了一部驚悚小說？

為什麼他要費這麼大的功夫？

」「這就是我們今天晚上想要弄清楚的，也就是這個實驗的目的。

」教授在筆記本上做了一點註記，然後對著右邊那群至今未發一言的女學生說話。

「各位女士，如果你們心中有疑慮，我完全能瞭解。

」一個紅髮女生抬起了頭，其他人則繼續盯著面前的檔案。

「各位可以再考慮一下，實驗其實還沒有真正展開，各位如果想中斷實驗回家去，現在還來得及。

。

」那些女生猶豫地點點頭。

弗羅里揚把身體向前傾，不安地用食指順了順他旁分的頭髮。

「這樣的話，那兩百歐元呢？

」他問。

「這筆錢只付給實際參加實驗的人，而且各位必須遵守規定的流程把整個檔案讀完，而且中間只能做短暫的休息。

」「然後呢？

等我們讀完之後會怎麼樣？

」「這也是實驗的一部份。

」那位心理學教授再度彎下了腰，等他直起身子，手裡拿了一小疊表格，上面有這所私立大學的校徽。

「我要請所有留下來的人都在這上面簽名。

」他發下了同意書，在上面簽名就表示受試者係自願參與這個實驗，對於受試者在實驗過程中可能受到的心理傷害，校方不負任何責任。

弗羅里揚?威瑟接過那張表格，就著光線看了一下，看見醫學院院徽的浮水印，用力搖了搖頭。

「這對我來說太冒險了。

」他從檔案中抽出鉛筆，伸手去拿他的背包，站了起來。

「我想我知道這會有什麼結果，假如事情果真如我所料，那我不敢參加。

」「我很欣賞你的坦白。

」教授收回了之前發給弗羅里揚的表格，伸手拿回了檔案，然後望向正在交頭接耳的那三個女生。

「雖然我們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不過如果弗羅里揚不參加了，那我們最好也就算了。

」仍然只有那個紅髮女孩和他對話。

「沒關係，悉聽尊便。

」教授也收回了之前發給她們的塑膠檔案夾，那些女孩則拿起掛在椅子扶手上的外套。

弗羅里揚已經穿上連帽外套，戴上了手套，在出口處等她們。

「你們兩位呢？

」他望向莉蒂雅和派崔克，他們仍猶豫不決地翻著面前的檔案。

最後兩個人同時聳了聳肩膀。

「算了，管他的，只要不必抽血就好。

」派崔克說。

「沒錯，管他的。

」莉蒂雅終於成功地稍微從她男友臂彎裡掙脫開來一些。

<<摧魂者>>

「教授您會一直和我們在一起，對不對？」

「沒錯。」

「而我們只需要讀這份資料，除此之外什麼都不必做？」

「沒錯，就是這樣。」

門在他們身後關上，中途離開的那幾名學生已經走了，並沒有說再見。

「那我就決定參加。」

我需要那筆錢。

莉蒂雅向教授投來一個眼神，重新確認他們之間未曾明說的緘默承諾。

我知道，他在心裡回答，不引人注目地向她微微點頭。

妳當然需要那筆錢。

那是四月裡一個太熱的週末，一道自憐的波浪把他捲進了她的秘密裡。

他唯一的朋友建議，如果他想徹底遺忘過去的話，就得從日常生活的「經驗模式」中跳脫出來，去做一件他這輩子還從不曾做過的事。

幾杯酒下肚之後，他們去了這家酒吧，節目沒什麼特別，只不過是一場無傷大雅的表演。

台上跳舞的女孩除了上空之外，動作並不比迪斯可舞廳裡的少女更為挑逗。

而且就他目光所及，舞台後面也沒有房間。

然而當莉蒂雅突然拿著雞尾酒單出現在他面前，他還是覺得自己像一個可恥的老男人，她穿的不是套頭毛衣，也沒有戴髮箍，只穿著一件制服裙，上半身一絲不掛。

他點了一杯雞尾酒，付了錢，但是並沒有喝，扔下他的朋友先行離去。

下一次上課時，他很高興仍然看見她坐在第一排，他們從來沒有提起過這件事，而他確信派崔克對於他女友的課外兼差一無所知。

儘管這男生看起來像是那種會跟這類夜店裡的吧台伙計稱兄道弟的人，一旦事情牽涉到他自己的利益，他看起來卻不像是個寬大為懷的人。

莉蒂雅輕輕嘆了口氣，在那張同意書上簽了名。

「能發生什麼事呢？」

「她一邊簽名一邊問。」

教授清了清嗓子，但是什麼也沒說，只是審視了一下那兩個簽名，然後看看手錶。

「好，那麼我們就準備開始了。」

他笑了笑，儘管他並沒有微笑的心情。

「實驗就此開始，請翻到病歷資料的第八頁。」

聖誕夜的前一天，下午五點四十九分 恐懼前九小時四十九分鐘 病歷資料編號131071/VL 第八頁起 唯有在醫師指示下方可繼續閱讀。

「想像一下這個情況……」 卡斯帕蹲在那個老太太跟前，她的聲音聽起來有點含混，像是透過一扇關著的門傳過來的聲音。

「一對父子夜裡開車行駛在林間一條滿是積雪的道路上，車子失控，撞上了一棵樹，駕駛座上的父親當場死亡，男孩身受重傷，被送到醫院，隨即被送進了手術房急救。」

外科醫生來了，頓時呆在那裡，驚慌地說：『天哪，我不能替這個男孩動手術，他是我兒子！』

』」 老太太坐在床上，停頓了一會兒，然後得意洋洋地問：「這是怎麼回事呢？」

那男孩又不會有兩個父親？」

「我想不出來。」

卡斯帕閉上眼睛，完全仰賴他的觸覺來修理那台電視。

因此他只能想像老太太正在他背後調皮地微笑。

「別這樣嘛，對於像你這麼聰明的人來說這個謎語根本不難。」

他把手從那個笨重的電器後面縮回來，搖搖頭，無奈地轉頭面向葛蕾塔·卡明斯基。

這位七十九歲的銀行家遺孀五分鐘前去敲了他的房門，問他能否幫她看看她的「聒噪箱」。

她這樣稱呼那台大型電視，在她位於魔鬼山醫院頂樓的小小病房裡，這電視顯得過於龐大。

他欣然答應，儘管拉斯斐教授嚴格交代不許他這麼做。

<<摧魂者>>

身為醫院院長，拉斯斐教授不希望卡斯帕在無人監督時離開他所住的單人房。

「抱歉，葛蕾塔，猜謎語我真的不在行。

」他吸進了一些積在電視後面的灰塵，忍不住咳了起來。

「再說我不是女人，我沒辦法同時做兩件事情。

」他又把頭貼在電視機側面，伸出手去摸索著，想找到電視機背面安裝天線的插孔。他無法把那笨重的機器從牆壁前移開分毫。

「胡說八道！

」葛蕾塔在床墊上拍了兩下。

「別故意裝模作樣，卡斯帕！

」卡斯帕。

這是看護人員替他取的名字。

在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前，總得想個辦法稱呼他。

「試試看嘛！

說不定你會發現自己原來是個猜謎高手。

誰曉得呢，既然你什麼也不記得！

」「不對」，他呻吟了一聲，把手再往電視和粗糙壁紙間的縫隙伸進去一點。

「我知道怎麼打領帶，怎麼看書，還有怎麼騎腳踏車。

只不過想不起我經歷過的事。

」「你的知識絕大部分都未受損傷，」替他治療的蘇菲亞·董恩醫師在第一次診療時就告訴他了。

「可是很遺憾，所有與情感有關的記憶，亦即構成你人格的一切，全都消失了。

」後向失憶症，無法提取受傷之前的記憶。

他想不起自己的名字、家人還有職業，甚至不知道他是怎麼來到這家貴族醫院的。

魔鬼山醫院的老舊建築位於市區邊緣，在全柏林最高的一座山丘上，這座山丘是用二次大戰中被炸毀的房舍瓦礫堆出來的，如今的魔鬼山是一塊綠地，山頂是冷戰期間美軍安置眷屬的地方。

卡斯帕如今在此接受治療的這棟四層樓別墅原本是情報單位的軍官招待所，在柏林圍牆倒塌後，由知名的心理學家與神經放射科醫師山繆·拉斯斐教授所購得，重新加以裝潢，改裝成一所既豪華又現代、專治心因性疾病的一流醫院。

如今這座醫院聳立在綠森林之上，像一座有吊橋保護的城堡，只能經由一條狹窄的私人道路抵達。

十天前卡斯帕就是在這條路上被發現的，不省人事，嚴重失溫，身上覆蓋著一層薄薄的積雪。

魔鬼山醫院的管理員迪克·巴赫曼那天開車送拉斯斐去西城醫院開會，要是他晚一個鐘頭回來，卡斯帕就會凍死在路邊。

有時候卡斯帕不免自問那是否會有什麼差別。

因為失去了身份的生活和死了又有什麼兩樣？

「不要這樣折磨自己。

」葛蕾塔語帶責備地輕聲提醒他，彷彿她能讀出他的幽暗心緒。

她聽起來像個醫生，而不像是跟他一樣的病人，她患有恐懼症，害怕長時間獨處。

「回憶就像一個美女。

」她向他解釋，他還在摸索，想找到那個該死的天線插座。

「如果你窮追不捨，她就會不堪其擾地對你不理不睬。

可是如果你去做點別的事，她就會吃起醋來，自動回到你身邊。

」她咯咯地笑了，聲音清脆。

「就像我們這兒那位細心照顧你的漂亮醫生。

」「這是什麼意思？

」卡斯帕詫異地問。

「這個嘛，就連我這個老太婆都看得出來，我覺得你和蘇菲亞很相配，卡斯帕兒。

」卡斯帕兒。

那聲拖長了的Y和特意捲舌的儿音讓葛蕾塔聽起來就像戰後那些電影名伶。

<<摧魂者>>

自從七年前她先生在高爾夫球場上中風而後身故，她每年的聖誕節都在這所私人醫院度過。

當假日憂鬱症發作時，她在這兒不會覺得孤單。

正因為如此，如果她的電視壞了，可說是一場不小的災難。

她總是讓那個「聒噪箱」一直開著，好讓她不至於感到太寂寞。

「要是我年輕個幾歲，我也很願意和你一起跳支舞。

」她吃吃地笑。

「多謝了。

」他大聲笑了。

「我是說真的，我想你大概是四十出頭吧，我先生在你這個年紀的時候，他的黑髮也總是這樣頑皮地落在額頭上。

再說他的手指頭也和你的一樣修長，卡斯帕，還有……」葛蕾塔忍不住又吃吃地笑了，「他也跟我一樣喜歡猜謎語！

」她拍了兩次手，彷彿是個剛結束下課時間的老師。

「所以讓我們再試一次……」卡斯帕覺得好笑，故意發出一聲呻吟，葛蕾塔又把她的謎語說了一次。

「一對父子出了車禍，父親死了，兒子活了下來。

」儘管窗戶微開，卡斯帕還是開始流汗。

上午下了一場雪雨，接近中午時氣溫降到零度以下。

在位於郊外的綠森林中，氣溫比起市區還要低個兩度。

然而此刻他完全不覺得冷。

哈！

他的食指摸到了一個在塑膠盒裡的圓形金屬圈。

現在我只要把天線插進去，然後……」受了重傷的兒子被送進手術房急救，可是外科醫生不願意替他動手術，因為那是他兒子。

」卡斯帕爬到笨重的螢幕前，站起身來，伸手去拿遙控器。

「怎麼樣？

」葛蕾塔淘氣地問。

「就這樣。

」卡斯帕說，打開了電視。

起初畫面閃爍，隨後一個新聞播報員宏亮的聲音響遍了整個房間，等到相應的畫面終於也逐漸清晰起來，葛蕾塔興奮地鼓起掌來。

「電視又能看了，太好了，你真是個天才。

」我不知道我是什麼，卡斯帕心想，拍掉牛仔褲上的灰塵。

「那我就回我房間去了，免得惹護士小姐生氣……」他正想往下說，但是葛蕾特舉起了手，示意他不要說話。

……關於那個所謂的摧心人又有了令人震驚的消息，這幾個星期以來，此人讓全城的婦女都驚恐不已……葛蕾特用遙控器調高了新聞的音量。

下午五點五十六分 本台剛接獲消息，此人手下的第一名受害者，現年廿六歲的戲劇學院學生凡妮莎·史陀斯曼，於今天下午在西城醫院的加護病房死亡。

兩個半月前她在下課之後無聲無息地失蹤，整整一個星期之後，才在一個破舊的汽車旅館房間裡被尋獲。

當時她全身赤裸，無人照料，而且喪失了行動能力。

螢幕上出現了一張明艷動人的美女照片，彷彿新聞播報員聳動的辭令尚不足以彰顯整樁事件的悲劇性。

隨後又打出了兩張照片，都照得十分迷人，顯然都是從家庭相簿裡精心挑選出來的。

如同另外兩名受害者，事業成功的律師朵琳·布朗德和小學老師卡緹雅·阿德希，凡妮莎·史陀斯曼表面上看起來也毫髮未損。

<<摧魂者>>

治療她的醫生表示她既沒有被強暴，也沒有被毆打或折磨。

然而她的內心完全崩潰，心靈受到摧殘。

直到今日死亡為止，她都只對強光與巨響有反應，除此之外都處於一種半醒的昏迷狀態。

那些相片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新穎的醫院建築的外觀。

死亡原因對醫生而言是一個新的謎題，至今仍無法解釋這三位年輕女性在被兇手挾持期間發生了什麼事。

在三名受害人的手裡都發現了一張小紙條，這些紙條也許可以提供進一步的線索，但警方不願透露紙條的內容。

幸好至今尚未有其他的失蹤通報，但願這一連串殘忍的犯罪事件不僅是在假期中暫時中斷，而是從此銷聲匿跡。

最好的聖誕禮物當然是那個摧心人落網的消息，對不對，珊卓？

那個新聞播報員帶著職業性的笑容轉身面向共同主持節目的女播報員，接下來是氣象報導。

沒錯，保羅。

不過，現在讓我們先祈禱其他的聖誕禮物也能平安地及時送到聖誕樹下，因為在廿年來最大的降雪之後，在許多大城市裡，道路上的冰雪導致交通癱瘓。

除此之外，預期還會有強烈的風雪…… 卡斯帕看見氣象報導中在柏林市上方標出的警示圖案，心想那表示將有冰雪，然後一段回憶驟然在他腦海出現。

回憶的衝擊排山倒海地向他襲來，讓他幾乎招架不住。

往事如煙 「你很快就會回來，對不對？」

「對，別怕。」

他撫摸著她汗濕的頭髮，頭髮在她痙攣時滑下來蓋住了眼睛。

「你不會讓我一個人留在這裡很久，對不對？」

「對。」

他當然聽不見她說的話，那個小女孩的舌頭好一段時間以來就已經無法活動。

但是從她的手指微微施加的壓力，他感覺得到這個十一歲大的小女孩無聲的懇求。

至於那是一種有意識的反應，還是一種無意識的反射動作，如同她不停抽動的右眼皮，這個折磨人的問題他盡量不去想。

「我好害怕，幫幫我。」

她整個纖弱的身體都在呼救，他必須勉強忍住淚水。

為了轉移自己的注意力，他把目光固定在她右邊顴骨上方的一塊圓形的斑點上，斑點的形狀像驚嘆號下方的那一點。

「我會帶妳離開這裡，」他輕聲呢喃，「相信我。」

然後他吻了她的額頭，心中祈禱一切為時未晚。

「好！」

女孩也輕聲說，沒有動一下嘴唇。

「小乖，妳很勇敢。」

以妳的年紀來說太勇敢了。

「我知道。」

她的手指從他掌中滑出。

「可是你要快一點。」

她無聲地呻吟。

「一定，我答應你。」

我會把妳救出來。

「我好害怕，爸爸，你很快就會回來嗎？」

「沒錯，我很快就會回來，然後一切都會好轉，寶貝。」

一切都會再跟從前一樣。

乖女兒，不要擔心，好嗎？

<<摧魂者>>

我做錯了一件事，可是我會再把妳救回來，然後……」 「……你覺得呢？」

葛蕾塔大聲地問，把卡斯帕從這場令人惶恐的白日夢中拉了回來。

他用力眨眨眼，嚥下了嘴裡積存的口水，然後睜開眼睛。

當電視的光照到他的瞳孔，他的雙眼立刻開始流淚。

葛蕾塔顯然根本沒注意到他恍神了一下。

「妳說什麼？」

他的鼻子裡還留著紙張燒掉的氣味，彷彿這片段的記憶頭一次來襲時產生了一縷輕煙。

那是什麼？

真的是一段回憶嗎？

還是一場夢？

那些在他腦海中閃過的畫面令他震驚，令他不自覺地伸手去摸自己胸膛上剛結疤不久的燒傷部位。

他在這家醫院裡頭一次淋浴時在自己身上發現了這塊傷疤，對於受傷的原因他毫無所知，就跟他的過去一樣。

「有意思」，葛蕾塔興奮地說：「不知道那上頭都寫了些什麼？」

她把電視的音量調小了些，他鼻子裡那股氣味也略微消散。

「什麼的上面？」

「這個嘛，在那些紙條上，就是在那些受害者身上找到的紙條。

你覺得那會是什麼意思呢？」

「我也不知道，」他心不在焉地說。

他非得離開這裡不可，他得要整理思緒。

好好想一想剛才那段回憶究竟代表什麼意義。

還得跟他的醫生談一談。

我有一個女兒嗎？

她在外面等我嗎？

她生病了嗎？

只有她一個人嗎？

「也許妳現在最好關掉電視，否則這些可怕的消息會讓妳睡不著覺。」

他慢慢走向房門，盡量不流露出心中的疑惑。

「別擔心，摧心人不會找上我的。」

葛蕾塔調皮地笑了。

把她看書用的眼鏡放在床頭櫃上，塑膠鏡框上有斑斑的咬痕。

「就算沒戴眼鏡，我也不會是他下手的對象，不是嗎？」

你自己也聽到了，他的受害者全都在廿歲到四十歲之間，金髮、苗條而且單身，在五十年前我也許可以聲稱自己具備了這些條件。

她大聲笑了。

「不過別擔心，今天晚上睡覺前我會看一部溫馨的動物影片，有一台要播放 沈默的羔羊 ……」

「那並不是……」卡斯帕正打算解釋，卻從她的目光中看出她在和他開玩笑。

「被妳騙倒了。」

他說，儘管心緒混亂，還是忍不住笑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一比一平手。」

他伸手按下門把。

「平手？」

為什麼？

葛蕾塔訝異地在他身後喊。

「這個嘛，妳把我騙倒了，可是我卻解開了妳的謎題。」

「騙人，你根本沒解開。」

「解開了，那個外科醫生是女的。」

<<摧魂者>>

」卡斯帕微笑地說。

「醫院的外科醫生是那個男孩的母親，所以她不想替自己的兒子動手術。

」 「真想不到。

」葛蕾塔吃吃地笑，又像個小女生一樣鼓起掌來。

「你怎麼猜到的？

」 不知道，卡斯帕心想，發出一陣不安的笑聲，說了再見。

我什麼都不知道。

當他在身後關上門、踏上走廊的那一剎那，他的笑容就凝結在他臉上。

他考慮了一下，不知是否還來得及在別人發現他之前回到葛蕾塔房裡。

可是隨後他聽見有人提到他的名字，於是決定偷偷跟在那兩位醫生後面，他們剛從他房間裡走出來，面帶怒色。

<<摧魂者>>

内容概要

她們沒有遭到性侵害、沒有受虐待、沒有被謀殺，在她們身上，發生了更恐怖的事……三名年輕、貌美、活力充沛的女子離奇失蹤，落入精神變態的「摧魂者」手中，一星期之後被尋獲，只剩下軀殼與崩潰的靈魂，彷彿活生生被禁錮在肉體中，無法言語，對外界沒有任何反應。

聖誕節前夕，「摧魂者」再度出沒，目標是一間精神病院。

當醫生與病人赫然發現，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竟然引狼入室，將「摧魂者」送入了這家醫院。

聖誕節即將來臨，暴風雪侵襲，醫院在一片蒼茫大地中與世隔絕。

這驚恐的黑夜，如何能逃過「摧魂者」的手掌心……

<<摧魂者>>

作者簡介

瑟巴斯提昂·費策克 (Sebastian Fitzek) 一九七一年生於德國柏林，唸過半學期的獸醫系，之後轉攻讀法律，通過第一次國家考試，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專攻著作權法。

求學期間曾在柏林電臺實習，參與眾多廣播與電視節目的製作，目前仍活躍於此工作領域。

在懂得如何寫請假單的那一刻起，他便發現了自己的寫作才華。

隨處可寫作，看他剛好人在哪裡，也看筆記型電腦跟他到了哪裡。

創作第一本小說《治療》期間，在家中的每個地方都寫過（沙發、床舖、書桌、浴室……），有時也在搭火車的途中，甚至是旅館的大廳裡，仍是寫作不輟。

不需要特別的環境，一旦開始寫就自然而然地融入書中人物的世界。

隨著作品的增加，目前習慣在窗邊的書桌工作，窗外的景色愈宜人，小說的情節愈緊張刺激。

喜歡把自己視為小說中的角色，最好是幸運的主角。

在故事發生的過程中，主角會先接二連三地遭到打擊，只有一次占了上風，就是在故事的結尾。

每一個精采的故事，都要有失敗、挫折與拒絕，這是自然的過程，不可或缺，因為現實人生正是如此。

會因為有人出於無知、自私或不了解狀況，反對一個好主意，而心情跌到谷底；會因為一個好主意，不論是誰想出來的，也不論是在哪一個範疇，而心情飛上青天。

今天讀者能看到他的作品，全要歸功於他的「天真」！

要是他事前就知道，文稿想要獲得出版社青睞的可能性只有百萬分之一，他恐怕會將這機會投資到「樂透」上！

要是他事前就知道，他的經紀人曾是《說不完的故事》作家麥克·安迪 (Michael Ende) 的編輯，他鐵定羞於將文稿請他過目！

《治療》是他初試啼聲，一鳴驚人的作品，榮登德國亞馬遜暢銷排行榜第一名！

銷售逾1,000,000冊，翻譯授權20國，屬於少數能打入歐美其他國家書市的德國當代作家。

持續創作，每年推出一至兩部作品，成果如何，他認為要請讀者自行評斷，至少他的三隻寶貝愛狗都頗為欣賞，每天在成堆的列印稿旁打轉，不忍離去。

每本新作出版（《遊戲》〔Amokspiel, 2007, 繁體中文商周出版〕、《摧魂者》〔Der Seelenbrecher〕、《小孩》〔Das Kind〕等），均立即登上各大排行榜，並引起讀者廣大回響。

譯者簡介 姬健梅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德國科隆大學德語文學碩士，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中英文組。

從事翻譯多年，近期譯作包括《K—頓卡夫卡》、《複製一個我》、《遊戲》、《撞上你愛上你》、《美麗的賽登曼太太》、《一個戀愛中的男人》等。

<<摧魂者>>

章节摘录

費策克訪談 Q&A 請自我介紹。

瑟巴斯提昂·費策克 (Sebastian Fitzek) , 1971年10月13日生於柏林, 現居柏林。

向來就想成為作家?

我曾經想成為各式各樣的人, 包括網球選手、打擊樂手和獸醫。

據說有一段時間我房間的門上掛了一個牌子, 上面寫著「瑟巴斯提昂·費策克, 作家」。

至少我父親是這麼說的, 我自己不太記得了, 當時我才七歲。

你還記得讀過的第一本書嗎?

為什麼至今仍然記得這本書?

英國童書作家艾妮德·布萊頓 (Enid Blyton, 1897~1968) 所寫的《紅色屋頂下》(Unterm roten Dach, 德文版)。

讀小學時, 我一次又一次地去學校的圖書館借這本書, 後來管理員乾脆把它送給了我。

你最喜歡的作家是誰?

喜歡他的原因為何?

麥克·克萊頓 (Michael Crichton) , 因為他多才多藝, 身兼醫生、學者、作家等多重身分, 不僅是暢銷書作者, 還能構思出電影故事, 並策劃了《急診室的春天》(Emergency Room) 這樣的電視影集。

你曾受到其他作家的影響嗎?

如果有的話, 是什麼樣的影響呢?

當然有。

自從我的父母朗讀麥克·安迪《火車頭大旅行》(Jim Knopf und Lukas der Lokomotivführer) 給我聽, 我就為許多作家著迷過。

小時候我喜歡布萊頓, 青少年時我沉迷史蒂芬·金 (Stephen King) , 大學唸法律時喜歡約翰·葛里遜 (John Grisham) 和克萊頓, 目前欣賞傑佛瑞·迪佛 (Jeffery Deaver) 、哈蘭·科本 (Harlan Coben) 和丹尼斯·勒翰 (Dennis Lehane) 。

不過我也喜歡一些德語作家的作品。

噢, 還有一位不能漏掉: 魏德曼 (Alfred Weidenmann) , 這是我父親認識的一位青少年文學作家。

他的書我也狼吞虎嚥讀了不少, 小時候他曾來過我們家一次, 讓我第一次興起當作家的念頭。

為了讓人刮目相看, 你做過最特別的事是什麼?

我寫了書。

用三個詞來形容你自己: 有創造力, 沒耐性, 幽默, 情緒化, 不嫉妒, 容易緊張, 喜歡動物, 懶惰, 三個詞對我來說永遠不夠。

什麼是你童年時最難忘的聲音和氣味?

下雨的聲音和潮濕的秋葉帶有泥土味的氣息。

我出生在十月, 我覺得那是一年當中最美的季節。

也許是因為我總在那時收到許多禮物。

哪一樁事件發生時你希望自己能在場?

一九六二年, Decca唱片公司以「吉他音樂已經式微」為由, 拒絕了披頭四的時候。

此外, 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微軟成立時以大股東的身分在場。

你一生中最正確的決定?

在為時已晚之前多花點時間陪伴家人。

如果你能在彈指之間改變人生中的某件事, 你想改變什麼呢?

原因何在?

我什麼也不想改變。

我看過《蝴蝶效應》這部電影, 身為克萊頓的書迷, 我相信所謂的「混沌理論」。

假使我現在想改變自己懶得運動的天性, 我怕在地球的某處會因此爆發一場核武戰爭。

<<摧魂者>>

假如能讓你像在童話故事中一樣實現三個願望，你的願望是什麼呢？

第一個願望：希望我未來的每個願望都能實現。

第二個願望：希望儘管如此，我仍然相信自己的願望之所以能夠實現純是我個人的努力付出。

第三個願望：希望我也能把這些願望收回。

假如你能分別在世界上三個不同的地方吃早餐、午餐和晚餐，你想去哪些地方呢？

早餐在馬爾地夫，午餐在柏林采倫多夫區（Zehlendorf）的Asado牛排館，晚餐則在巴塞隆納藝術酒店（Hotel Arts Barcelona）的轉角套房。

你的座右銘是？

生命太短暫了，不能浪費在賺錢上。

引用德國作家彼得·普朗格的話（Peter Prange）。

身為作家，你一天的作息是什麼樣子？

我並沒有身為作家典型的作息習慣，幸好沒有。

一旦我寫出大綱，蒐集好資料，我就會利用每一分鐘的空檔時間來寫作。

不過我倒是有一個習慣：在開始一個較大的章節段落前，我會開車（帶著我的狗）往波茨坦的方向走，來到一個湖邊，把那一章從頭到尾再仔細想過一遍。

（有時候我想得入了神，結果開著車不斷地繞圈子，還完全忘了我的狗。

）你寫作習慣手寫還是用電腦？

寫作時的工作環境是什麼模樣？

我只用電腦寫作，而且隨處可寫，看我人在哪裡，也看我的筆記型電腦跟著我到哪裡。

寫第一本小說《治療》時，我在家裡的每個房間都寫過（沙發上、床上、書桌前、浴室……），有時也在搭火車的途中寫，甚至是科隆一家旅館的大廳裡。

我寫作時不需要特別的環境，因為我一旦開始寫就自然而然地融入書中人物的世界。

有一段時期，我坐在一間小辦公室裡寫作，辦公室緊臨柏林的庫坦大道，視野極佳，最美的街景盡收眼底。

不過我總是盯著電腦螢幕，有點辜負了窗外的美景。

目前我有固定的工作地點，在一張面對庭院的小書桌前。

我發現，我筆下的場景越恐怖，我的寫作環境就得越美麗，實在頗令人訝異。

寫作時我無法聽音樂，因為那太讓我分心。

為什麼寫心理驚悚小說？

我相信最神祕的東西就隱藏在人類的心理中。

我們的大腦像一座深海，也許是地球上最後一處尚未被探索的領域，充滿祕密，等待我們去挖掘。

舉個例子：媒體曾經報導過一起事件，一個有多重性格的盲人突然恢復了視力。

只是因為她的一個「我」失明，而另一個潛藏在她內心深處的「我」卻看得見，在這個「我」「甦醒」並且取得主控權之後，她就能看見了。

這類現象激發我創作心理驚悚小說的靈感。

至於能挖掘到多深，全憑想像力來決定，而眾所皆知想像力是無遠弗屆的。

你創作《治療》的點子是怎麼來的？

有一次我陪女朋友去看醫生，在擁擠的候診室裡等她出來，忽然有了《治療》一書的點子。

當時珊德拉過了半個鐘頭還沒出來，我腦子裡開始播起了驚悚片：假使現在每個人都異口同聲說她根本不曾走進診間，那該怎麼辦？

假使醫師和護士都宣稱今天根本沒有見到她，怎麼辦？

假使其他候診的病人也都猛搖頭，表示沒有看見我女友的話，要怎麼辦？

假使她就就此失蹤，有什麼符合邏輯的解釋嗎？

我找到了核心問題，而且覺得這是個頗懸疑緊張的故事，之後花了大約一年的時間來構思。

然後我寫出大綱，有了一個自認為蠻合乎邏輯的情節，在那之後我才著手寫作。

《治療》出版之後你儼然成為德國心理驚悚的新星，是否感受到壓力？

老實說，我不太注意外界對我的報導，我在乎的是親自寫信給我的讀者的反應，幸運的是他們沒

<<摧魂者>>

有把我捧為明星。

當然偶爾我會感覺到壓力，常常自問讀者會不會喜歡我的書。

不過我會提醒自己，當初開始寫《治療》的時候我只是試著寫一本自己會想讀的小說。

如此一轉念，（我得誠實地說）寫作時我不再去想讀者或是外界對我的期望，而是自己的想法。

寫作對你的私人生活有什麼影響？

當我陷入狂寫階段，就算沒坐在電腦前面，我還是不停思索，有時話說了一半就打住，因為我突然想到可以寫進小說的東西，而幾乎沒聽見對方講話。

不過，幸好我女朋友珊德拉也有她自己的怪癖，我們互補得很好。

寫作靈感從何而來？

會隨身攜帶一本小筆記簿，好隨時記下乍現的靈感嗎？

我的靈感來自我認識的一些瘋狂的人，但我不會寫筆記記下來。

假如我把自己觀察到的事物都寫下來，那我永遠也寫不完。

可是如果半年之後我還記得某一幕特定的情景，那麼也許就值得寫進書裡。

寫作時最先出現的是什麼？

人物？

場景？

還是情節概要？

我寫小說都是從一個「假如……會怎麼樣」的問題出發。

例如：假如你能把負面的回憶從記憶中永遠消除的話會怎麼樣？

假如在這個過程中出了差錯的話又會怎麼樣？

從這問題就衍生出一本小說。

接著我會去想像那個面對此一問題的主角，從這時候開始，一切就自然而然地發展下去，有時我自己也幾乎控制不了。

在我寫下第一個句子之前，通常會經過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的思考。

不管是開車、出去散步或只是坐在沙發上自言自語，我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對自己敘述那個逐漸在我腦海裡成形的故事。

然後我把這個故事說給朋友或親人聽，看看這故事是否值得我花至少四個月的時間來寫下初稿。

初稿完成後，往往又與最初的那個故事沒多少相似之處，然後我至少還會改寫兩次。

寫到最後階段，我完全融入我寫的故事中，心無旁騖，連垃圾也不倒了。

（珊德拉，對不起囉！

）所以整個說來，至少要花六個月的時間書寫，一年當中剩下的時間則用來思索、查資料和等待。

我也還得給負責審稿的編輯一些時間來讀我的稿子。

為了故事情節的可信度，如何蒐集資料？

目前我在出版社及親友當中有一個固定的班底（我哥哥是神經放射科醫師，他太太則是神經科醫師！

）。

不過視主題而定，我會再請教其他專家。

目前我大約和三十位盲人保持聯絡，他們就我正在寫的小說《蒐集眼睛的人》（暫譯，原名Der Augensammler）提供意見，因為這本書中的主角是一位盲眼的女性物理治療師。

從一開始你就知道結尾嗎？

還是寫作時才出現？

至少在寫作時我自認為曉得故事的結尾，但我的書往往也讓我自已感到吃驚。

如同我說過的，書中人物發展出自己的生命，到了某個時候，我就不再控制得了他們了。

你覺得寫第一句比較難，還是最後一句？

對我來說沒有差別。

因為當我完成最後一句時，通常都會再回頭修改第一句。

<<摧魂者>>

曾遇到寫不下去的情況嗎？

如何面對？

很幸運，目前還沒遇到，不過我聽說，碰到這種情形時，解決之道就是繼續寫下去。

不停地寫，不管寫什麼，就算你知道當一天結束時，你寫出來的東西大部分都會被扔進垃圾桶，還是不停地寫。

那種過度緊繃的情形遲早會消失，你又能順利地寫下去。

寫作之餘，讀什麼書？

會讀同行「競爭對手」的作品嗎？

每星期至少讀一本書，目前我剛心滿意足地放下史蒂芬·金的新作《穹頂之下》（Under the Dome）。

我的確還是讀驚悚小說比較多，不過我也很喜歡讀歷史小說。

你會讀自己作品的書評嗎？

會大略地瀏覽幾篇書評，但是我真正在乎的是親友私下給我的意見，以及直接寫信給我的數千名讀者對我的批評（我在每一本書後面都附上我的電子郵件信箱）。

匿名的批評我盡量不加以理會（雖然不見得都能做到）。

跟每一個從事創作的人一樣，我對自己也充滿懷疑。

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真的成為作家，我一向只是想寫自己會喜歡的故事。

如果有人跟我說：「你寫得真差勁，我不喜歡。」

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他說的沒錯。」

之後我需要收到二十封正面的email和訪客留言，才能把一個負面意見平衡過來。

幸好，目前正、負面意見的比例大概就在這個範圍內。

你在MySpace和Twitter都有帳號，是一個讓人摸得到的明星。

直接接觸書迷對你而言有多重要？

我只是作家，不是明星，而且我上這些網站也不是為了讓人「觸摸」（我懷疑大多數的讀者真的會想這麼做），而是為了溝通。

對我來說，和讀者保持接觸非常重要，如果我對他們不感興趣的話，那我又何必寫作？

要賺錢肯定有更簡單的方式，這一點成千上萬的作家都可以作證，但是卻沒有比這更美好的方式，尤其是如果你能接觸到那些被你的書所打動的人。

（老天，這話聽起來有點媚俗，但事實如此。）

如何面對成功，生活上帶來多大的改變？

我覺得身為作家我實在還談不上「成功」（我這麼說並非想博得讚美）。

因為成功與否並非取決於出版的冊數或有多少人找你簽名，而是取決於你內心的看法。

就這一點而言，我深信自己尚未寫出最好的作品。

至於成功，其實談不上面對，你只能希望情緒善變的幸運女神能在你身邊逗留久一點。

因為可以確定的是：成功就跟人生一樣，通常都很短暫。

你想跟自己小說中的哪一個角色見面？

見了面，你會跟他說什麼？

《治療》一書的主角，精神科醫生維克托·拉倫茲。

我會對他說：「你的帕庫姆島真是個好地方，我也想再多待一會兒。」

在你寫過的小說中，哪一個角色是你不想遇見的？

沒有這樣的角色。

我書中所有的角色我都喜歡，包括壞人在內。

書中主角的身上有多少你自己的影子？

會把自己當成主角寫進故事嗎？

在每一個人物身上都有一點我自己的影子。

但是要我把自己當成主角寫進一部懸疑小說中 不行，就連我也沒有足夠的想像力這麼做。

如今，除了「普通」的書之外也有電子書和有聲書。

<<摧魂者>>

對這類形式的書有什麼看法？

你認為我們必須跟隨時代的潮流前進嗎？

還是你屬於那些捍衛「正確」閱讀的人士？

沒有所謂「錯誤」的閱讀。

重點在於能融入另一個世界。

至於是藉由有聲書、電子書、平裝書、精裝書還是刻了字的石板，每個人應該自行決定。

我個人喜歡裝訂成冊的書勝過其他媒介，但我也看得出電子書的優點，例如我自己就把所有的文稿、劇本等都儲存成電子檔，如此一來就無須印出並攜帶大量的紙張。

下一本書是什麼？

還是一本心理驚悚小說：《蒐集眼睛的人》（暫譯，原名Der Augensammler） 他玩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遊戲：捉迷藏。

他拿你的孩子來玩這個遊戲。

他給你四十五個小時去找，可是你的尋找卻永無止境。

他先殺了孩子的母親，然後拐走孩子，給孩子的父親四十五個鐘頭的時間。

這就是他的手法。

等時限一過，受害者就會死於藏身之處。

然而恐怖之處不僅止於此：每一具被發現的童屍都少了左眼。

到目前為止，這個蒐集眼睛的人沒有留下任何可供破案的線索。

此時出現了一名神祕的女證人：阿琳娜·葛雷格里夫（Alina Gregoriev），一名盲眼的物理治療師，她聲稱自己藉由觸摸身體即可看見所治療者的過去。

而她昨天很可能治療過那個蒐集眼睛的人。

<<摧魂者>>

媒体关注与评论

「環環相扣，裡應外合，轉折超乎預期，引誘讀者一再『誤入歧途』」。

「 - - Westfälische Nachrichten 「《摧魂者》能置人於驚恐狀態，讓人失去聽覺、味覺與嗅覺，無法呼吸，沒有感覺，動彈不得，只能一直閱讀下去，彷彿活生生禁錮在文字中。一切後果自行負責！」

「閱讀前，請做好完善防護措施，千萬別讓它給『摧魂』了！」

「 - - denglers-buchkritik.de 「折磨神經的密室懸疑。」

「 - - Litera.Info 「《摧魂者》書如其名，閱讀它宛如踩在自我存在的薄冰上。」

「 - - Freie Presse 「費策克能操控讀者一身的雞皮疙瘩，讓它們瞬間冒起。」

「神經衰弱者不宜閱讀《摧魂者》。」

「 - - Neue Welt für die Frau 「《摧魂者》是驚悚小說讀者安神的最佳補品。」

「 - - Frankische Nachrichten 「費策克善於營造緊張刺激氣氛，鋪陳聰明巧妙的梗，挑逗讀者的恐懼心理，讀他的作品真是樂趣無窮。」

「喜歡閱讀上乘驚悚小說的讀者，《摧魂者》是最溫馨的推薦。」

「 - - kressreport 「這位暢銷作家的驚悚小說，宛如一趟人類心理的地獄之行。」

「 - - BILD Berlin Online 「作者好像就躲在背後嚇人，然後又引領你進入人類的恐怖心靈中，而你只能祈禱：但願一切都不是真的！」

「 - - Synthetics 「這本書讓驚悚小說迷的美夢成真：奔馳的敘事節奏，無比刺激的發展情節，每個小地方都精雕細琢，一幅完整而精采的圖像油然而生。」

「 - - Multimania 「純粹的緊張懸疑，又是一本讀完才能解脫的小說。」

「 - - Literature.de 「費策克專寫讓人無法呼吸的小說。」

「 - - dpa 「憑著《摧魂者》，費策克又颳起一陣旋風。」

「 - - Berliner Morgenpost 「費策克筆下關於人類靈魂的祕密，其讓人驚恐的程度，遠超過連續殺人狂的血腥謀殺。」

「 - - Esslinger Zeitung 「翻過一頁又發現新的謎題待解，正當你確信揭開謎底時，新的線索又浮現眼前。」

「 - - Recklinghäuser Zeitung 「《摧魂者》能讓心理驚悚迷讀得津津有味。」

「但是小心！」

「它也會讓你身陷迷宮。」

「 - - Main Post Online 「費策克小說的設定，就是要牽動讀者的神經，只有片刻能夠喘息，除了翻頁還是翻頁。」

「 - - Hamburger Abendblatt online

<<摧魂者>>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